

---

May 2017

## Thinking is Folding: Deleuze's Problematique of the Baroque

Kailin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Kailin. 2017. "Thinking is Folding: Deleuze's Problematique of the Baroqu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3): pp.199-20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3/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思想即是折曲：德勒兹的巴洛克问题

杨凯麟

---

**摘要：**对德勒兹而言，巴洛克的重要性不是艺术史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迫使我们去思考“无穷折曲的可能性”，以折曲来表达无穷宇宙的无穷细节，而且每一构成细节都由生成所说明。巴洛克因此没有本质，只是意图将折曲这种操作功能推到无限的“风格主义”。德勒兹以莱布尼兹的单子作为思考折曲问题的例证，愈想深入思考单子，就愈扩大地思考（单子之外的）宇宙，单子（最小）与宇宙（最大）有一种不可思考的非关系，而且正是在这种非关系中相互定义与相互折曲，二者共构了由“介于二”或双界限的不可能共存所说明的“中域”（milieu）或“共同界限”。透过对折曲的构思，德勒兹同时答覆了“何谓思考？”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德勒兹；巴洛克；折曲；单子；莱布尼兹

**作者简介：**杨凯麟，巴黎第八大学哲学场域与转型研究所博士，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领域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法国哲学、美学与文学评论研究。电子邮箱：kailin68@gmail.com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项目编号：14ZDB018]子课题“法国生命哲学的新发展”阶段性成果。

---

**Title:** Thinking is Folding: Deleuze's Problematique of the Baroque

**Abstract:** According to Deleu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Baroque is not the history of art, but what counts is to force us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ld to infinity”. The fold, as “point of view”, is the distinct expression of the universe, while each fold is inseparable from becoming. The Baroque has no essence. It is just a mannerism pushed to infinity. Through the Monad of Leibniz, Deleuze creates the concept of the fold. Between the Monad and the universe, there is a non-relative who built the “milieu” or “common Limit”. Through the conception of the fold, Deleuze answers the critical question of “what is thought”.

**Keywords:** Gilles Deleuze; Baroque; fold; monad; Leibniz

**Author:** Yang Kail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is academic interests are chiefly in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kailin68@gmail.com

---

## 一、混沌的爆棚

折曲<sup>①</sup>是许多法国哲学家常用的词，原本指的是各式各样材质弯曲、变形、扭动、不再是直线或平面的状态。布料的折曲是衣折，皮肤的折曲则是皱纹。每一件家具上也都有折曲，弯曲的铁管、木料或塑料。如果尺度再放大一点，地壳的折曲形成各种高高低低的山脉海洋。折曲就是“非

直线”的状态，宇宙充满这种状态，它是一种形状：直角、锐角、钝角或曲线，但通常这种状态也意味着曾经有力量作用于此，让原本平直的表面产生不平与弯曲，因此折曲也意谓力量的作用或力量作用所留下的痕迹。衣服的折曲是曾经被力量压挤所留下的痕迹，海浪（海水的表面折曲）是风或潮汐力量的表现，椅子钢管的弯曲是机械力量作用的痕迹……不管什么折曲，都首先意谓曾经有力量经过、作用其上，导致方向或形状的改变

变,由平直变成弯曲,或由向东移动转为向南移动……

折曲也会使空间或平面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域,比如抛物线这种折曲划出了曲线内外的区别,抛物线圈出来的是内,另一边则是外,因此折曲除了是力量与形状的研究之外,也可能是内外与其界限的分析,而每个抛物线“内部”都会有一个焦点,一个特异点,它是抛物线上所有切线的垂直线交会点,这个焦点决定了抛物线的动态与它的曲度。

法国哲学以折曲这个字发展出许多名词与动词的变形,折曲是最简单的形状、力量或运动方向的改变,指的是一折、一弯或一弧;但“皱褶”(plissement)是许多折曲的聚合,像是揉皱的衬衫,或铁板屋顶的波浪板;“去折曲”(déplier)意谓把折曲摊平,打开或延展一个原本是卷缩的事物,这个词因此也有解释或分析的意思;“再折曲”(replier)是在一个折曲上再折曲一次,通常与“去折曲”作为对“既有折曲”的操作。

一折、一弯或一弧是在形状、力量或运动方向的最简单改变,但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也是思考世界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一张椅子与另一张不同,因为两者由不同的折曲所构成。蚂蚁与大象不同,在于各自拥有不同数量与不同性质的折曲,蚂蚁的胃可能只是一、二个简单的弯曲,大象则拥有上百万个胃壁皱褶所组成的胃。问题或许在于:什么是由折曲为基本单位所构成的世界?如果我的眼睛只看到折曲,只看到这个世界基本的形状改变、力量痕迹、内外凹折,会是何种不同的世界?如果世界由大大小小的各种折曲构成,如果我只以弯曲的形状、力量与痕迹来重构世界,世界与生命的意义会有什么改变?

折曲是法国当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南希、巴迪欧等哲学家都曾从不同问题性出发发展出自己的版本,因为这个词所涉及的问题极具当代思想特征,意谓形状、力量或痕迹的弯曲,简言之,这里曾发生改变,不再平直而是产生偏航、歧出、发散、出轨、跨越,直线不直与平面不平了。思考折曲意谓思考改变的最小单位,同时亦是差异的最小值。一个折曲就是一个最小单位的细微差异,形状与力量在这个单位里改变了。

弯曲、打折、使直线偏斜、平面增加曲度、内外

错位……这都是使事物增加细节与个性(个体化)的折曲方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在某一件事物上发现或发展愈多的折曲,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事物更与众不同,更差异。举出折曲,说明折曲的意义,让事物或作品以自己所具有的各种微差异(弯曲、出轨、变异、非直线……)来说明它自己,这便是“自在差异”的存在。折曲的研究因此是一种差异研究,而且当思想展示了愈多折曲,有愈多思想运动的方向改变,思想就愈有趣,愈富启发,因为在这个动员各种条件来造成思想运动的改道、偏航与出轨的过程中,事物增添许多原本不可见的细节与纹理,世界则变得复杂而充满细节差异。

## 二、直到无限的巴洛克操作

对德勒兹而言,折曲作为思考“何谓思考?”的问题在《福柯》(1986年)的最后一章重要无比,透过福柯对“界限态度”的反复思索,<sup>②</sup>德勒兹铺展了折曲(“域外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域内”)与思想的独特关系,这是由域外与域内的拓扑关系所说明的运动。在两年后紧接着出版的《折曲-莱布尼兹与巴洛克》(1988年)中,折曲进一步扩展为宇宙论层级的问题,物质、灵魂、知觉、思想……一切皆折曲。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便透过巴洛克将问题推至极限:

巴洛克不指向一种本质,而较是一种操作功能,一种特征(trait)。它不停地制造折曲。它不发明事物:有各种来自东方的折曲、希腊、罗马、哥德、古典的折曲[……]然而它弯曲与再弯曲折曲,将它们推向无限,折曲在折曲上,折曲根据折曲。巴洛克的特征,就是直到无限的折曲。(Deleuze, *Le pli* 5)

在这句话中有两种性质立即被对立起来,一边是本质,另一边是操作功能。这个用来为“巴洛克”破题的方式相当特别,因为德勒兹以过程、运动、操作……来定义巴洛克,而不是本质。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政治动物就是人的本质,又比如水在1气压100度时沸腾,这就是水的本质,不管什么时刻也不管什么地点,

只要达到这个条件水一定沸腾。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总是想探问它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爱情的本质或思想的本质……然而德勒兹却说,巴洛克没有本质。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事,我们或许应该想想什么东西可以没有本质?或者不如说,没有本质的东西会是什么?我们可以构想一件事却丝毫不涉及它的本质,甚至构想一件事,前提是这件事没有本质吗?没有本质意谓在不同时间皆不同,不仅正在改变且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

没有本质的巴洛克是一种操作功能,意思是,只要有这个操作功能就是巴洛克,不管是石雕、陶艺、绘画、装置或录像,也不管是文学、音乐或舞蹈,巴洛克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材质与任何形式,只要能确认具有“不停地制造折曲”这种操作功能。

“不停制造”不会是制造1个2个,也不只1百个1万个,而是会抵达无限多个。这是巴洛克第二个重要定义。首先,巴洛克与折曲有关,它涉及一种特性化的操作功能,其次,巴洛克不只是折曲而且是“直到无限的折曲”。第一个定义取消了巴洛克的本质,因为它只是折曲的操作,第二个定义把操作推向无限。德勒兹说:“巴洛克发明无限的作品或操作。问题不是如何结束折曲,而是如何继续折曲,将折曲穿越天花板,带往无限”(Deleuze, *Le pli* 48)。巴洛克没有本质只有不断的折曲,而每一次折曲都是方向的改变、弯曲,都是再次的差异化。如果巴洛克在于“不停地制造折曲”,那么绝不该去想“如何结束折曲”,因为折曲(而且是“直到无限的折曲”)一旦停止,巴洛克便消失了,巴洛克是只存在于其自身动态的事物。巴洛克离不开无限,而且是折曲的无限,换言之,它等同于不断弯曲、改道、出轨与变异的无限运动。

必须以巴洛克的方式来思考巴洛克,不是把巴洛克最重要的“不停地制造折曲”停格与固着以便较容易来思考它,相反的,把折曲“带往无限”,把折曲再折曲,根据折曲再折曲,以折曲来思考折曲,以巴洛克(不停地制造折曲)来接近巴洛克。好像在跳双人探戈,要理解什么是巴洛克只能先自我巴洛克化,先把大脑的皱褶“带往无限”,在脑中“不停地制造折曲”以便复杂化思想,换言之,把大脑巴洛克化以便思考巴洛克。这便是德勒兹思考折曲的起点。

巴洛克指向一部地狱机器,无始无终无前无后亦无入口,唯一存在的,是不停制造直到无限的折曲。对于巴洛克,我们不可能以古典的方式思考,确切地说,古典与巴洛克不只是两种不同本质的历史风格,而是必须彻底区辨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古典追求本质,展示事物的永恒状态,忽略与漠视表面的生成,巴洛克与古典的不同不在于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而是更彻底的,巴洛克没有本质,因为只有古典思维才追寻本质,而巴洛克则只在于不断弯曲、出轨、变异的折曲操作。因此,别追问巴洛克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巴洛克不是古典的,它没有本质而且正因为没有本质只有操作才逃离了古典。瑟赫(Michel Serres)说巴洛克意谓着古典真理的危机,古典时代最重要的中心、基础、平衡、结构……的崩毁。因此,思考巴洛克只能巴洛克地思考,必须以带往无限的折曲来思考巴洛克,有限、固定、直线或意图结束折曲的方法都无法思考巴洛克的“直到无限的折曲”。巴洛克没有简单与直线的思考,没有“懒人包”,因为懒人包假设了本质化的古典世界,一切都可以简化而且简化后仍然还是原来的世界,因为本质不变,所以可以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与表面,留下要点,简约地画出关键几笔仍然是那个东西,以简驭繁。但巴洛克是一种操作,一旦简化了操作就不再是原来之物,因为巴洛克就是而且就只是这些操作,剥除这些操作与装饰后,不会露出巴洛克的简单本质,因为巴洛克只是表面的无限折曲,但在这些折曲底下,不存在巴洛克的骨架或本质,这是巴洛克非常重要的特性。德勒兹说:“折曲的形式元素只伴随无限出现,在无法度量与爆棚(démesure)中[……]这就是巴洛克折曲的个案,伴随着它对应于思想威力与政治权力的地位。典范变成‘风格主义’(maniériste),<sup>③</sup>而且以折曲的形式演绎来进行”(Deleuze, *Le pli* 53)。

必须字义相符地落实思考“折曲的形式元素只伴随无限出现”,意思是如果没有抵达无限,折曲的形式元素就不出现,那么就没有“不停制造折曲”的巴洛克。巴洛克出现在无限之中,大脑必须进入无法度量与爆棚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巴洛克,其他意图取巧,想把巴洛克掷回有限或历史的条件,想停止折曲以便定格运动,都是对巴洛克的摧毁与取消。

对德勒兹而言,巴洛克的重要性则不是艺术

史的,而是它迫使我们去思考“无穷折曲的可能性”,不仅在尺度上将折曲趋近无穷小,而且在规模上扩张到无穷大。以折曲来表达无穷宇宙的无穷细节,而且每一构成细节都由生成(弯曲、脱轨、凹折、不直……)所说明,这不只是物质表面的高低起伏与弯折曲扭,而且平行与同步于此的,亦是灵魂的折曲。

巴洛克没有本质,而是以无限方式出现的折曲,是意图将折曲这种操作功能推到无限的“风格主义”。这是何以巴洛克不是本质的问题,因为讲本质意谓表象与外观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变化之下的不变物,但巴洛克没有这个不变物,它就是它借由各种操作制造出来的无限折曲。这些操作本身、这个“风格主义”就是巴洛克。而且重点是,巴洛克不只是操作,而且是“无法度量与爆棚”的操作,只有将折曲的操作推到无限,巴洛克才会“伴随无限出现”。

### 三、差异经济学：界限思考中的简单实体

德勒兹一方面透过巴洛克的问题将折曲带往无限,另一方面则以单子来思考折曲的极端可能。单子是“简单实体”,这是所有原子论者都曾提出的定义,因为如果宇宙复杂而不可掌握,那么思考其基本构成或许可以一步步解开宇宙的秘密。但是莱布尼兹的新意并不在于钻研或幻想单子可以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他说:“单子不是简单实体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进入复合物中。”<sup>④</sup>单子的条件不只是简单,而且与复杂的复合物有关,这句话的意思因此是,单子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但是仍然“进入复合物中”?它并不是纯粹的简单,因为0或空无最简单,但0无法构成任何复合物。单子是“如果再简单就不能‘进入复合物中’”的界限存在。作为概念,它碰触到一个界限,我们必须在这个界限上思考单子。

《单子论》的基本假设是:单子是简单实体,而所有复杂实体都是由简单实体所构成,所以,单子构成所有复合物。表面上,这只是普通的基本粒子假设,很古典的原子论:实体由原子所构成,因此我们理解原子特性就可以理解它所构成的复杂事物。然而,莱布尼兹的重点却不在此,单子论不是一个关于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简单理论,单子不只是组成宇宙的原子,亦不只是拼图般拼出宇

宙的认识。单子论并不是物理学理论,而是反映巴洛克思想的形上学,因为它假设了宇宙的前定和谐(harmonie préétablie)。莱布尼兹写道:

我的系统的概论在于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浓缩(une concentration de l'univers),而且每个精神都是神性的模仿。宇宙在神之中不只处于浓缩状态,而且被完美表达;而在每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单子中,只有一部份被区辨地表达,根据灵魂茁越的多寡而有大小之分,且所有剩余,它是无限的,只被含混地表达。<sup>⑤</sup>

每颗单子都是宇宙的浓缩,但这不是简单的“从一粒沙看世界”,不只是由极小反映极大的尺寸辩证。因为每颗单子都以区辨方式来表达宇宙,换言之,每个单子都是简单实体,却没有两颗单子是相同的,然而从每粒沙中所看到的世界却都是相同的,因此也都无差异,几百万颗沙子并不会同样数量的宇宙区辨表达,而只有一种,每粒沙都是相同的一种。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区辨表达,这意谓它们都是差异的,都是足以代表宇宙的不同浓缩。单子作为“简单实体”的条件就是成为表达最复杂复合物(宇宙)的最小单位,重点是这个“不能再小、不能再简单的”单位并不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每一个单子都是差异,也都各自差异,因为每一个都区辨地表达宇宙。进一步地说,如果宇宙由无限个各自差异的单子构成,而且单子都因区辨地表达宇宙而相互差异,那么宇宙就是由构成元素的最大乱度所组成。《单子论》最有趣的逻辑在于:构成宇宙的单子是简单实体,但每颗单子都作为宇宙的区辨表达而各自差异,单子于是既是简单实体又是差异表达;单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宇宙因此由无限差异构成,而且构成宇宙的无限单子间亦各自差异。没有两颗单子是相同的,宇宙由此构成,宇宙是无限差异的复合物,由简单实体所复合的最大乱数,它是“差异的极值”或最大化。对宇宙的思考成为一种差异经济学,务求以最经济的方法给出最大量的差异,造成最大的乱度,这亦是在最小的空间里塞挤折曲最大的尺度。从简单进入复杂,但复杂又只因为每个构成它的简单都各自差异,所以抵达其顶峰。

无限的宇宙中有无限的单子,但没有一颗单子是多余或重复的,没有任何单子是不必要的,因为每颗单子都以它的“区辨表达”扩增宇宙的差异维度,每颗单子都参与了使宇宙如此复杂的原因,都是复杂宇宙的必要维度但同时又是简单实体。宇宙无限复杂,因为它由完全不同的无限单子所复合,组成宇宙的每一颗单子都差异于其他单子,而且这些各自差异的无限单子一起组成宇宙。宇宙有多少单子,便有多少种浓缩宇宙的区辨方法,也因此就有多少种宇宙的表达。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从简单实体开始,但却引发最嘈杂喧嚣的宇宙。这就是单子所组装的“抽象机器”。

由简单元素到复杂宇宙,莱布尼兹调度了最复杂方式构思“简单实体”,好像不搞到这么复杂,不援引与召唤整个宇宙,就不可能有简单之物,或者简单之物就没有意义。宇宙无限复杂,但组成它的单子只区辨表达有限的宇宙,因此简单,而且因为单子的表达各自区辨,所以差异;单子是一种既简单又差异的东西。

单子论的辩证在于:到底什么是复杂的复杂性与简单的简单性?最复杂的复杂与最简单的简单?或者,最简单的复杂与最复杂的简单?大脑必须在两极端之间来回翻折,吊诡地以最复杂的形式、以无限的数目思考“简单”,并且因此可以把简单视为一个概念,成为一个问题。思考简单而不是思考复杂,但也不是思考空无或0。单子是一个被完美决定之物,它存在于“再复杂就不是”与“再简单就不是”的界限上,一个界限存在,或者不如说,在界限上被思考的存在。

单子是宇宙的浓缩与区辨表达,每颗单子都透过差异地折曲宇宙来区辨表达宇宙且差异于其他单子,表达宇宙与自我表达对于单子因此是同一回事,莱布尼兹所构思的简单实体最终迫出了思想运动的回圈:单子构成了宇宙,但宇宙又浓缩(折入)于单子之中。单子是简单实体因为它没有部份,没有可以进出的窗户(Leibniz, *Monadologie* sec. 7),无限个没窗户、封闭的单子构成宇宙,但宇宙同时浓缩于每个构成它的单子之中,赋予每个单子区辨表达它的差异条件。自我封闭的无限差异单子构成了无限复杂的复合宇宙,宇宙所拥有的差异整体正是由复合它的无限单子所表达,有多少单子就有多少差异维度。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这么想,不是单子组成宇宙,而

是宇宙作为复杂复合物只因为可以切出无限“区辨表达宇宙”的简单实体,宇宙的复杂性来自它由无限“区辨表达宇宙”的单子所复合,而单子的简单性则因为它是一个不再可分割的“宇宙区辨表达”,宇宙就是这些无限表达与差异维度的总合。

#### 四、“他处即自身”与极值律法

单子既是简单实体,又是区辨表达宇宙的鲜活镜子,<sup>⑥</sup>既是物质的,又是灵魂的,既是最简单的,又含纳最复杂的,既最小又最大……这种不可能的相互含纳关系称为“物质的极值律法”(la loi d'extremum de la matière),德勒兹说这就是“物质的最大值为了广延的最小值”(Deleuze, *Le pli*. 166)。作为简单实体的单子首先来自一种极值的逻辑,是在有限或限定空间中的无限内含,这是拓朴学空间的激进操作,将绝对域外凹折到(凹折成)绝对域内,似乎域内(单子)的存在只是为了成为这个域外(宇宙)的折曲:单子折曲它的域外,它只是域外的折曲,或者不如说,域内只因为有域外而被定义。

域外与域内的关系在《福柯》中便被用来说明折曲,<sup>⑦</sup>主要是作为思想运动的构成条件。如果没有奠基在“域外”概念上,折曲将停留在经验层次,只是衣物的折曲、教堂雕刻或绘画的折曲,是物质表面的繁复曲线与变形,“没有灵魂”。对巴洛克的构思必须总是指向这些物质形变的域外,或者不如说,折曲就是域外的弯折、是对域外的操作功能。这是折曲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基底。这是为什么德勒兹必须区辨机器学(machinique)与力学(mécanique)的不同(*Le pli* 12),因为力学与机械论(mécanisme)涉及的只是单纯力量的传递,而(神的)机器则是再怎么切分都连动着域外,德勒兹说这是“巴洛克机器”,“这是外部的内部化,域外的内折,如果没有真正在他处(ailleurs)的内部性就不会完全独自地产生”(Le pli 12)。

单子没有窗户,是内外不相通的密室,一个被封印的内空间。但怪异处却在于它的内部却存在于“他处”,在“非此处”的外部!它将某个绝对外在于它之物内向地凹折成自身的内部,成为一个“非场域”(no-lieu)。单子不是兰波式的“生活在

他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某种移动或游牧，亦不是“我是它者”，因为这意味着某种异化或去主体状态。而是“他处即自身”，某种“我不在，因为我在他处”或甚至是“我在只因为我在他处”。单子因为内含了“他处”、域外而“完全独自地产生”。这是“极值律法”的另一种含意，一种此地与他处，内部与外部的“非关系”。

对于德勒兹而言，“非场域”或“非关系”都指向差异的生产状态，这里所谓的“非”并不是否定而是“他处”(ailleurs)与“另类”(autre)，涉及的是此地与他处、自身与另类之间的辩证。如果在《福柯》中德勒兹必须构思域外作为一切改变的起源，因为“力量总是来自域外”而且“思想来自域外”(Deleuze, *Foucault* 129)，那么在《折曲》中成为问题的则是“让空间骨折”的域内。域内是一个由折曲所创造的拓扑空间，千万别把域内(dedans)与内部(intérieur)搞混了，内部与外部只是一种几何空间的区分，但对德勒兹而言，差异与事件指向“比所有外部更遥远的域外与比所有内部更深邃的域内”(Deleuze, *L'image-temps* 340-41)，而且，“思考，就是折曲，就是将域外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域内”(Foucault 126)。思考正发生在这个“思考的不可能”中，用德勒兹的说法就是，“非思就在思想的核心”(Foucault 104)。正是这个从思想中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非思，构成作为动词的“思考”。思考，就是折曲出非思的域内，或更简单一点，就是折曲！域内既是不可思考者，又是域外的倍增，但使域内诞生的功能性操作，是折曲。

折曲因此不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操作，而且更是灵魂的操作。宇宙因折曲于单子中而被怪异地倍增，而且成为定义单子的“他处”，没有这个既内又外、既封印又再链结的内折，单子就不可能“完全独自地产生”。域外(宇宙)的内折构成单子的非思，思考的不可能成为单子唯一的可能，同时亦是差异的可能。

思考行动在于迫出与不可思考者或非思的关系(或“非关系”)，必须谨慎地营造与持存一种吊诡、矛盾状态，不是去解决或解消吊诡，而且刚好相反，是小心与细致地维持这个“不可思考”，促使“问题化”，以直观飞掠在吊诡的思想场域，因为这是一切事件与创新的原型。

在说明折曲的极值律法中，最小值吊诡与相

反地就是最大值的镜子，或者不如说，单子既非最小也非最大，而是飞掠在两者之间，“介于二”(entre-deux)。每个单子都位于这两个极值之间，只能由这两个极值定义。单子存在于双倍界限(最大与最小)的不可能交会中，它就是这个门槛：把最大凹折进最小，单子是最大与最小的拓扑学交会。每一个巴洛克物件与物件中的每个细节都必须以“物质的极值律法”来理解，都是两种极值的不可能含摄，也是域外与域内的“非关系”与拓扑学接触，这就是德勒兹由莱布尼兹所获得的折曲概念。

## 五、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

折曲的问题，或折曲成为问题，是因为被折曲之物亦是不可能折曲之物：绝对的域外、物质的最大值或宇宙整体。但亦是在这种极值律法中，折曲等同于事件、差异与创造，这就是巴洛克。巴洛克被最大值与最小值所同时定义，或者不如说，巴洛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两种极值所共构的强度连续体(continuum de l'intensité)。这不只是述说一种强度的简单状态而已，而且是由已经处在界限状态的两股异质力量所拉扯紧绷的产物，每一个巴洛克折曲都维系在这两种极值所疯狂缠扭与精神分裂的门槛上，成为一种不平衡的暂时平衡，一种总是濒临瓦解崩溃的异类结盟。德勒兹说：

在所有例子里，衣物的折曲都取得自律(autonomie)、额外衣料(ampleur)，而且这不是因为对装饰的简单忧虑，这是为了表达操作于身体上的精神力量强度，或是为了翻覆它，或是为了竖立它或提升它与由它来模塑内部。(Le pli 165)

巴洛克在有限空间的无限折曲已经近乎“精神分裂的‘堵塞’”，<sup>⑧</sup>总是濒临失序，是混沌的爆棚与过度状态。这种“精神分裂的强度”(Le pli 46)并不是一种“对装饰的简单忧虑”，对巴洛克的理解因此不能仅仅停驻在表面上的这些凹折与曲扭，而是必须连结到“精神力量强度”，这些物质折曲只是“精神力量强度”的表达，夸张的弯折、疯狂的曲线都只是为了更巨大的强度而产生，

在建筑、绘画与思想上不得不然与非如此不可的极限运动是为了迫出域外；或者反过来说，真正的折曲不（只）是物质的表现，而在物质之外。这是为什么“即使被压缩、被折曲与被包裹，元素仍是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Le pli* 169）。如果空间在传统上被等同于广延（*étendue*），折曲则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广延运动”，<sup>⑨</sup>但实质上意图展现“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巴洛克正是在此有着精神分裂的手势，世界的放大并不在于它体积的无限加乘，更不需设想一个没有界限的宇宙，相反而吊诡的，世界的放大存在于简单实体之中，在世界自身的折曲里，只是这个意味世界延伸的折曲是由极值律法所产生的结果。对无穷大的寻觅不在于无穷地直线加乘，而是凹折逆反到无穷小之中，在巴洛克的最小之中才有世界的最大值。而且巴洛克诞生在最小值与最大值的相互折皱之中，每一个最小值都以它对最大值的特异折曲而存在，有各种不同的最小值，因为有各种对最大值的折曲，以及对最大值的不同“放大与延伸”。这是一个关于“操作功能”以及将此操作推到无限的问题。

巴洛克透过双重的吊诡从事界限操作，首先，最小不仅不再是最大的相反，而且竟是最大的放大与延伸，换言之，每一个被表现出来的最小值都是最大的放大，都比最大还大，或者同样吊诡的，最大比最小还小，因为最小是最大的放大，大小的关系在巴洛克中被彻底翻转了。第二，巴洛克意味着翻过极值后将碰触到另一个逆反的极值，而且巴洛克的空间就是这个碰触与交会，是由一个极值延伸到另一个极值的生机运动。这是一种拓扑学关系，翻转纸条两端所接起来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这种环的怪异点在于往纸条二个端点之一前进，最终越过了端点后遇到的是另一个端点；相隔最远的两个极值（最大与最小）却相互触及，这意味最远同时也是最近。透过极值律法，最远与最近、最大与最小被赋予了一种邻近关系，或者不如说，它们成为一种强度布置，一种强势的虚构，这就是巴洛克的真正现实（*réalité*）。

该怎么思考在最小中的最大，在最近中的最远，在最快中的最慢，在瞬间中的永恒，在可见中的不可见，可述中的不可述，或是在有限中的无限？巴洛克在这里涉及两个条件：第一，极值律法，这是将界限倍增，以双界限定义存在的思考；

康德曾以单一界限-理性的界限-来定义思考，但这里的界限不再由理性的法庭来界定，而是由两种极值的不可能相互含摄所给予。最大与最小吊诡地取得一种非关系，如同衔尾蛇（*Ouroboros*）般让最遥远的两个端点构成“不可能的交会”，这是由非法的邻近性（*voisinage*）所产生、必然具有事件效果与强度的存在，以双界限（最大与最小）来思考的存在，或是以双界限来存在的思想。界限的意义在这里与康德的用法并不太一样，康德要求在界限划定的范围内思考，以理性为思想划界，在界限之内有认识与真理的可能，在界限之外则不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信仰、道德与自由的问题。但极值律法并不涉及康德式的理性法庭，并不是判断与批判能力的操作，而是如何折曲两种不相容界限的问题，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是巴洛克折曲的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谈论的才是德勒兹所问题化的折曲，否则折曲只是一个日常词汇，单纯地表示物质表面的凹折曲扭，这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概念。

对德勒兹而言，域外就是极值的极值，因为这是比一切最远更远也比一切最近更近的“无境”（*no where*）。对德勒兹与福柯而言，甚至一旦涉及域外就涉及思想，因为思想就是思考“不可思考者”，而域外，就是一切的不可思考者。这是“一种思想，来自比所有外部世界更遥远，因此比所有内部世界更迫近的域外”（*Foucault* 125）。莱布尼兹使得思考无窗的单子必须同时亦是思考其域外，愈迫近就愈外部。比最外还外的“无境”竟然折曲成无窗的单子，单子（或单子所封印的内部）在这个意义下竟然就是域外！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德勒兹一再强调域外不是外部，也不在外部，它不是由几何或距离的函数所定义，而是一个极值概念，是由界限的吊诡跨越所给予。单子在德勒兹的再问题化下，成为域外的问题，而且成为当代思想问题。

对德勒兹而言，质问“什么是思考？”就等同于质问“什么是域外？”，或者相反，质问“什么是域外？”就等同于质问“什么是思考？”，因为这是涉及逃逸、偶然与创新的问题，是对逃逸、偶然与创新的“问题化”，回答这个问题就回答了“什么是思考？”。在巴洛克的例子里，单子表面上是一个“只有内部的简单实体”的问题，但思考单子的问题最终吊诡地被翻转成思考域外的问题，成为

双极值(最大与最小)如何共构的“介于二”的问题。这个怪异与狡狴的翻盘构成了巴洛克最核心的问题,让巴洛克“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不如说,正是在这个翻转成立的同时,德勒兹以“问题化”巴洛克的方式答覆了“什么是思考?”。愈想深入思考单子,就愈扩大地思考(单子之外)的宇宙,单子(最小)与宇宙(最大)有一种不可思考的非关系,而且正是在这种非关系中相互定义,二者共构了由“介于二”或双界限的不可能共存所说明的“中域”(milieu)或“共同界限”。

在极值律法中,域外成为思考极值所必然会面对的元素。思考极值具有一种激进性,或者,激进其实就意味思考极值与极值思考。在《福柯》中,德勒兹说:

思考,就是使看抵达它自身界限,而说,也抵达它的,因此二者就是以分离而相互关连的共同界限。(Foucault 124)

就这个意义来说,巴洛克不在于任何物理或几何的空间,亦不由任何物质性的构成所单独决定,而在其所关连的域外以及由域外所折曲出的不同“域内”(单子),这二者皆产生于极值律法之中。

## 六、无载体的折曲

巴洛克的第一个条件是以极值律法说明的折曲,第二个条件是无限,表面上这与第一个条件悖反,因为极值意味着界限与由界限所划定的有限存在。但巴洛克却离不开无限,它是“只伴随无限出现”且“直到无限的折曲”。第一个条件由界限的辩证与操作所说明,第二个条件涉及的却是无限,是第一个条件的推至无穷,亦是两种界限间的不可能交会之永恒回归,而且,巴洛克仅因此诞生,诞生在这种 all-over(满布)与精神分裂的状态中。德勒兹以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橄榄园里的基督》(Christ au jardin des Oliviers, 1610年)中人物、衣物、光影所强烈表现的折曲说明这些折曲“似乎已经脱离它们的载体、组织、花岗岩与云雾,以便进入无限的竞赛之中”(Deleuze, *Le pli* 48)。透过极值律法的无限操作,巴洛克最终指向了“无载体的折曲”,有无限的折曲却无任何

“被折曲物”,或者不如说,因为基于折曲所掀起的“无限竞赛”使得折曲以外的事物似乎都已被排除,空间成为纯粹状态下的折曲“堵塞”。永远要比最多的折曲更多,永远是折曲还不够多与还少一个以便逼近无限,这是为什么德勒兹说“巴洛克发明无限的作品或操作”(Le pli 48)。巴洛克透过“发明”无限的作品以便自我发明,它就是海量的折曲操作,但必须小心别把折曲与折曲物、折曲的载体(花岗岩、衣料、光线……)搞混了。巴洛克的作品恐怕绝对不适合“密集物体恐惧症者”(tryphobe)观看,巴洛克是密集物体恐惧症者的噩梦成真。

柏格森谈到改变时说:“有改变,但在改变之下并没有改变的东西:改变不需要支持物”(Bergson 163)。因为对柏格森而言,事物与“事物的改变”是同一件事,在时间绵延里没有“不改变的事物”,当然也没有“由不改变成为改变”的事物。巴洛克似乎在相同的逻辑里提出另一个关于世界构成元素的版本:有折曲,但在折曲之下并没有折曲的东西:折曲不需要支持物。但这是怎么达成的?世界在极值律法的无限操作下以海量的折曲重构,折曲的操作而非折曲的物质成为重述世界的语言,而且让这个语言无止尽地在所有细节中述说,使得我们只能看到以精神分裂的高张强度所叠垒爆棚的巨量折曲。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何谓哲学?》中说:“哲学的问题是获取一种坚实性(consistance),而不丧失思想所浸入的无限(在这观点下混沌有着等同于身体的心灵存在)”(Deleuze and Guattari 44)。如果极值律法(折曲)的无限操作与无所不在建构了巴洛克的最小细节,那么什么是由这些折曲所共构的世界?应该怎么思考无限折曲的集合?我们面临着巴洛克概念的关键:如何思考无限又不丝毫抹消或削弱它?莱布尼兹为这个哲学问题给予了一种坚实性,使得折曲一方面指向无限,另一方面又使思想未丧失它所欲“浸入”的无限。莱布尼兹说,无限的单子建构了世界,世界是单子的无限集合,但同时世界也只存在于以折曲表达它的个别单子之中。在单子论这个基本命题里,请特别注意用来限定世界存在的方式:没错,世界极大,因为它由无限单子所构成,但它“只”存在于以不同折曲表达它的单子之中。单子与世界的逻辑在于:无限多的单子构成世界,但世界也

只存在于折曲成单子(折曲即单子)的表达之中。无限大既是无限大,但同时也只因为由无限小所表达,只因为折曲成无限小,才存在。

德勒兹这么解释:

确实所有情况中,世界只存在于折曲于表达它的单子中,且只虚拟地如同所有单子的共同视域,或如同它们所引领系列的外部律法而去折曲。然而,以较狭义、本义而言,可以说当一个单子被召唤而“活着”时,且更进一步地当它召唤理性时,它就自我去折曲符应其所容纳明晰区域的这个世界地带:它是被召唤“发展所有它的知觉”,这正是它的任务。(Le pli 101)

无限大的世界的唯一表达就是无限小的单子,不同且多样的无限小单子共构了无限大的世界,但无限大同时亦不存在于无限小“之外”,它是无限小的“域外”,但却不在无限小之外。巴洛克最有趣的条件,也是维系思想于无限的坚实性条件,就是:无限小是无限大的“唯一表达”,世界“只”因被表达于单子中才存在,而折曲,作为操作功能就意谓这个表达。在巴洛克所代表的问题里,无限大的世界可以被表达,但只在一个条件之下:它被表达在以差异方式将它折曲的单子之中,每一个单子都是使世界得以存在的差异表达。如果世界是由无限单子所构成,世界当然不存在于(所有)单子之外,但莱布尼兹所加码与问题化的,是世界也不存在于表达它的每一个单子之外:单子是世界的折曲,但世界除了被折曲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存在,它只是单子的表达,而单子透过差异折曲世界来表达世界,单子亦只是这个表达,而世界不存在于这个表达之外。单子既使得世界只以被它表达的方式(被它折曲的方式)存在,单子本身也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达,一种“无载体的折曲”。世界离不开它被折曲的方式,但并不存在一个等待被折曲的世界,世界并不是折曲的载体,而只被“无载体的折曲”所表达。

单子不只是构成世界的简单实体,而且也成为世界的基本元素同时也必然是其折曲。世界不存在于“他处”,世界不存在任何地方,而只“存在于折曲于表达它的单子中”,但同时,单子自己“如

果没有真正在他处的内部性就不会完全独自地产生”(Le pli 12)。《单子论》在表面的静态定义下,意图牵引激起的是极端恐怖疯狂的无限运动。单子的存在只来自整个世界已精神分裂地堵塞折挤进它的封闭内部,这是单子的定义,然后莱布尼兹告诉我们,无限数量的这种单子最终构成世界。这个世界凭我们有限的心灵是不可能得知全貌的,只有神有这个能耐。但这也没关系,因为世界最终不在单子之外,它“只”存在于折曲它的单子之中,每个单子都是世界的差异表达,也都是使世界“再次存在”的真正元素。每一个单子因此都是世界“重新开始的可能”(Le pli 36),因为每个单子都差异地表达实际上只存在于它之中的同一个世界,这个“同一个世界”既是单子的域外,但却又被折曲成单子,而且单子就是这个折曲。在世界与单子的两极之间,莱布尼兹使得折曲成为“介于二”所说明的概念,意思是,既非此非彼又既此既彼,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存在,不是1但亦不是 $1 + 1$ ,而是“在中域”(au milieu)。这些用语对德勒兹而言就是谈论生成的语言。《单子论》在无限的运动之中维系了思想的坚实性而未失速或坠毁,德勒兹说:“没有任何哲学曾将对单一与相同的世界,以及在此世界中的无限差异与变异的肯定推到如此远”(Le pli 78)。单子论成为一种对同一与差异的强势肯定,无限差异有著作为共同视域的虚拟同一性,但这个同一性既不预先存在,也不外在于个别差异,重点在于,《单子论》并不是对同一或差异的单面肯定,而是对两者的肯定且将此肯定推到最远。单子作为世界的差异折曲,同时既肯定同一的世界,也肯定差异的折曲。折曲是差异的保证,但被无限折曲的却是“单一与相同的世界”,而世界正是由无限个差异折曲它的单子所构成。

#### 注释[Notes]

① pli 这个法文字较常译成“折子”,但似乎不易与其动词plier 与由此发展出的许多字词变化产生中文的关连,本文译为“折曲”,详见底下的说明。

② 福柯曾在《域外思想》《越界序言》与《何谓启蒙?》等文章中深入地探讨了界线与思想的关系,这几篇文章几乎就是他自己一生的方法论介绍,相关讨论可参考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三章“界线本体论”与第四章“文学布置中的越界”。当折曲

成为一个哲学问题时,便被极限化与纯粹化了。在德勒兹的《福柯》第五章“褶皱,或思想的域内”中,德勒兹透过福柯的主体化问题描绘了极独特的思想运动,这是涉及界限(limite)的高强度操作,一种由“非关系”与“不可能的邻近性”所表达的拓扑学构成,这就是折曲。德勒兹写道:“思考,就是折曲,就是将域外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域内”(Deleuze, *Foucault* 126)。福柯的思考意谓一种折曲的特异形式,或者不如说,意谓着一种由界限的拓扑关系所说明的“思想活体”。根据西蒙栋,活体意谓着,“所有内部空间的内容都拓扑地与外部空间的内容接触于活体的界限;所有在内部空间的活体物质质量主动地在活体的界限上展示于外部世界:所有过去的个体化产物都无距离与无延迟地展示”(Simondon 225-26)。思考离不开一种“界限态度”,不仅必须无限迫近界限,触碰“分离我们知识与我们无知的极点”(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4),而且是在界限上所从事的拓扑学翻折,使内部与外部高强度地交会,对德勒兹而言,就是制造一个折曲。

③ 又译为曼那主义,样式主义,矫饰主义或手法主义。

④ “单子,吾人即将在此论述之,不是简单实体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进入复合物中。简单,亦即,无部份”(Leibniz, “Monadologie” sec. 1)。

⑤ 这是莱布尼兹对于 Pierre Bayle 的《历史与批判词典》(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中关于“前定和谐”的回应,引文参见 Jacques Brafman. “Leibniz: L’Expression ou l’Harmonie préétablie.” 28 Jan. 2016. <[http://de-la-philosophie.eu/pdf/Cours\\_de\\_Philosophie/Philosophie\\_en\\_Cours\\_Textes/Commentaire\\_5\\_Leibniz.pdf](http://de-la-philosophie.eu/pdf/Cours_de_Philosophie/Philosophie_en_Cours_Textes/Commentaire_5_Leibniz.pdf)>。

⑥ “一切被创造事物的这种连系与协调,每一个与由每一个到其他,使每一简单实体具有表达所有其他事物的关系,且因此是宇宙持久鲜活的镜子”(“Monadologie” sec. 56)。宇宙里有多少单子就有多少不同的宇宙镜像,每一个镜像(单子)都是对同一个宇宙的不同“观点”,莱布尼兹说就像是不同的方位观看同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被“透视地多样化了”(“Monadologie” sec. 57)。

⑦ “域外不是被固定的界限,而是蠕动运动、建构域内的折曲与皱褶的动态激活物质:不是另类于域外之物,而正是域外的域内”(Deleuze, *Foucault* 103-104)。

⑧ “bourrage schizophrénique”(Deleuze, *Le pli* 166)。德勒兹以 1950 年代由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所代表的 All-over painting(满布绘画)来说明这种“无法度量与爆棚”的状态,发明一个词叫“满布折曲”(“pli all-over”)(Deleuze, *Le pli* 166)。

⑨ 巴迪欧曾指出:“折曲,首先是多(Multiple)的反广延概念(concept antiextensionnel),多作为直接质性迷宫的复杂性之再现,不可化约于某种(不管是什么)元素的复合”(Badiou 162)。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diou, Alin. *Annuaire Philosophique 1988 - 1989*. Paris: Seuil, 1989.
- Bergson, Henri. *La Pensée et le Mouvant*. Paris: PUF, 1989.
- Brafman, Jacques. “Leibniz: L’Expression ou l’Harmonie Préétablie”, 28 Jan. 2016, 2016/01/28, <[http://de-la-philosophie.eu/pdf/Cours\\_de\\_Philosophie/Philosophie\\_en\\_Cours\\_Textes/Commentaire\\_5\\_Leibniz.pdf](http://de-la-philosophie.eu/pdf/Cours_de_Philosophie/Philosophie_en_Cours_Textes/Commentaire_5_Leibniz.pdf)>.
- Deleuze, Gilles.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UF, 1968.
- . *Foucault*. Paris: Minuit, 1986.
- . *Le pli*. Paris: Minuit, 1988.
- . *L’image-temps*. Paris: Minuit, 1985.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Monadologie.” *Discours de Métaphysique, suivi de*. Paris: Gallimard, 1995.
-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Paris: Jérôme Millon, 1995.

(责任编辑:王嘉军)